

10424
00766

影花帘隔 玦支玉



A0873901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隔帘花影

(清)无名氏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48回。不题撰人。清“本衙藏板本”，首四桥居士序，或以为此书作者为四桥居士。卷端题“新镌古本批评绣像三世报隔帘花影”。南京图书馆有藏。此书系删改《续金瓶梅》而成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此书根据《续金瓶梅》改编而成，改西门庆为南宫吉，吴月娘为楚云娘等，共有48回，回目名称比《续金瓶梅》多有改动，主要情节可以参见《续金瓶梅》。

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

诗曰：

古今何地不敬倾，独有青天一坦平。
无臭无声疑混沌，有张有主最分明。
饶他奸巧逃王法，任是欺瞒脱世评。
论到冥冥彰报应，何曾毫发肯留情。

又曰：

苍苍不是巧安排，自受皆由自作来。
善恶理明难替代，影形业在怎分开。
突当后报惊无妄，细想前因信正该。
此事从来毫不爽，不须疑惑不须猜。

话说大宋末年，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，有个土财主，复姓南宫，名吉。他出身市井，乘着一派好时运，做起人家，遂只认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，便不守本分，凡事竟不管好歹，敢做敢为。果然运好，偏生做着，就得一注财利，故一发做得胆大了。后来做出了名，就费些势力，扭曲作直，也要做成了。由此做去，虽做得快活，就有些做得人都害怕了。他见人害怕的多，恐防暗算，只得用些资财，干了个千户前程，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，使人算计他不得，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。

这南宫吉，论他做事强横，虽然是个小人，却有一段好处，为人慷慨慈祥，绝不难为穷苦之人。有人奉承得他快活，便要他周济些银钱，他倒不吝。故此，就有一班小人朋友，在他门下走动，捧他的臀，呵他的卵胞，说他是豪杰，称他是福人。他竟信以为真，故使着一篷风，时时伤些天理，竟不自知然。细细想来，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，独到了女色二字上，便死也不顾了。

他娶了一个正室，姓楚，小名云娘。她为人甚是贤惠，又生得姿容秀洁，要算八分人才。这南宫吉若是安分守己之人，娶了如此一个妻子，便终身相守，也不叫做房帷寂寞了。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，看了桃花红得可爱，又想着李花白得可怜，便东勾西引，一连就娶了五六个。一个陶氏，绰号银纽扣；一个木氏，绰号红绣鞋。这两个更觉妖冶，最为南宫吉所溺爱。还有一个乔氏，叫做倩女，原是娼妓出

身；还有一个卢氏，小名叫做燕姐，人就顺口称她做卢家燕；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。还有一个丫鬟，叫做红香，颇有几分颜色，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。

若论财主家，这五六个妻妾，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正娶了来家，虽说犯分，却也还不伤天理。怎奈他们都是先看上，钻狗洞偷到手，然后倚钱势歪厮缠，千方百计谋了来家；不是透捉她的家财，就是谋害她的夫命。如此作为，你道伤天理不伤天理！所以天理不容，只活到三十三岁上，就一旦暴病死了。

若论他既一身死了，便有些冤债，也可算作偿了。谁知这冤债不是糊涂偿得的，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；生前不能偿，死后也要偿的；自身不能偿，子孙也要偿的；今生不能偿，后世也要偿的；万万不爽，所以叫做“三世报”。但偿在眼前，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，便欢喜道：“这是现世报了！”若报到死后，或是子孙、或是后世，人便有知有不知；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，也不知天理之报应一一如此之巧妙。故书窗闲暇，聊将这南宫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，细细拈出，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，五夜梦回里一思量，也可见积善降祥，积不善降殃，天理之昭然有如此，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，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。正是：

淫乱人心纠不住，奸邪王法也难查；

唯存天理昭明报，点滴毫厘不许差。

话说这南宫吉，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，一时也不能细述，盖其大意，前已表过。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闻闻奸恶，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；苦挣的家财，不减泰山北斗，盖造的房屋，何殊天室仙宫；坐拥着大妻小妾，呼使着百婢千奴。谁知乐极悲生，泰消否至，一旦贪淫死去，过不得一二年，奸骗来的婢妾，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；附和他的一班损友，早又去附和别人；家人小厮逃者逃，盗者盗，十人中存不得一个；生意买卖，原不是将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计，故伙计生心，渐渐不能如前，再过些时，消的消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没得进门。忙检点家中的时势，有如秋叶之落，又有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动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谈论。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，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，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，替他撑持门户。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儿不改常，守着不去，使女只有细珠，已配与泰定做媳妇，有些仗义，跟随度日，其余尽皆星散，不知去向。

到了徽宗二十年间，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，把汴京围了，掳掠金银子女无算。此时山东、河北地方，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。过不多两日，又闻得济南府也破了。众人都议说：“武城去临清不远，况一向富庶有名，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？”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，早有无数地方土贼，乘着人心慌乱，东西放火，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，四下里唬吓人家。那些胆小的，早逃的逃，躲的躲，纷纷不绝。泰定儿打探得知，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。楚云娘听了，直惊得痴呆，连话都说不出。欲待随众逃避，偌大的房舍家计，却叫谁人看管？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，岂不出丑？我便拼着一死尽节！又想：这三四岁的儿子，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绝了南宫之嗣，倒不如弃了家缘，且留得母子之命，再作区处。算计定了，便叫泰定儿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，该锁的锁了，且遮掩一时。

又在家挨了一日，见信息越紧，人家逃躲得络绎不绝，便按捺不定，只得叫细珠

抱着慧哥，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，相伴出门。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，何曾自走一步。今见事急，只得步走。走便走，终是不惯，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。才走得三五步，刚转得一个弯，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，口里只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后了！”云娘吃了一惊，便顾不得好歹，只跟定细珠、慧哥，往前急走，及走得进城，心才放些。再回头看时，早不知泰定儿是在哪里冲散，竟不见了。欲待要找寻，不敢复入城中；欲要等待，又怕撞着金兵。没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

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见一个大寺，问人说是“普福寺”。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，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。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，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。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，盖造大殿化缘时，曾受了南宫吉五十两布施，时常送盒盘来走动，一向认得楚云娘的。忽今日见了，虽知南宫吉已死，却晓得楚云娘还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殷勤款待，留她在一间净室里存身。云娘到了此时此际，便是受恩深处，喜出望外。不料躲不得一两日，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。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，却身边有些积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，竟趁着黑夜，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云娘起来，只见躲难妇人越来越多，这僧官与几个和尚，影儿早已不见，因与细珠说道：“僧官逃去倒也罢，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？”细珠道：“娘且莫要慌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，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，在家伙厨底下，我们且悄悄煮吃了，再作区处。”云娘道：“既有米，就好挨了。”二人算计着，到夜静时，佛前取火，煮些稀粥充饥。又苦熬了两日。

不期这一日，天还未亮，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，乱嚷道：“不好了，金兵已进城放火杀人劫掠了！城中劫掠完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掠哩！这普福寺离城不远，恐亦不能保全，还是躲远些的好。”说话纷纷。楚云娘听了，早又吓得心惊胆跳。细珠抱慧哥在怀中，见娘惊慌，也只是啼哭。云娘欲要住下，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；欲要再寻远处去躲，泰定又失散了，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无钱，又不认得路，却往何处去好？踌躇许久，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，心下越慌，因对细珠商量道：“人都走尽，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，只好跟着人，随路去撞了。”细珠道：“没有别法，只好如此。”因依旧抱了慧哥，同着云娘，走了出来。刚走到大殿上，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，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。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，要走出殿去，忽开口叫道：“女菩萨，此处安稳，不消别去。”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，虽看见和尚打坐，却不曾留心细看，忽听明叫她莫去，忙回身一看时，方见那老和尚：

长眉垂作发，细骨结成骸。
厚背山般起，谦腰弓样排。
白头笼雪帽，赤脚踏泥鞋。
妙处请参看，是呆还是乖。

楚云娘细看那老僧，生得有些异像，又见他出言奇异，知是不凡，因拜倒在地，说道：“难妇楚氏，难子慧儿，已是寡妇孤儿，苦不胜言。今又遭此兵火之变，去住无门，正在迷途，乞老佛慈悲，指示一条生路！”那老僧道：“生死皆是往因，躲避要有缘

法。你母子往因虽远，却此寺与你有缘法。你此处不躲，更思何往？”楚云娘道：“此处既然可躲，为何这些妇女转纷纷去了？”老僧道：“她们于此无缘，自然别寻生死，怎么一例论得？”云娘见老僧说话有些奇异，不敢不信，因再拜道：“多蒙老佛指迷，还望垂慈保佑！”拜罢，仍同细珠抱了慧哥，又躲子进去。躲便躲子，却提心吊胆，不能暂安。

忽又有人躲将来，说道：“城里已杀得人山人海了，只怕就要杀到这里来哩，这里如何存得身住？”遂又慌慌地去了。楚云娘听见，怎不惊慌？欲要躲到别处，听了老和尚之言，不敢妄走；欲要再寻老和尚问声，那老和尚又不知哪里去了。到夜间，乌黑的一个大空寺里，只得她两个妇女一个孩子，蹲在里面，孤孤栖栖，好不苦恼。若非报应，安能至此！正是：

只思奢侈易为欢，不道灾生受苦难。

颠苦流离尝一遍，始知大福是平安。

楚云娘同楚哥、细珠躲在寺中，虽惊惊慌慌，苦挨了两日夜，却喜得果如老僧之言，安安稳稳，并无一个兵马来寺中来搅扰。只到第三日，方才有人走进寺来，传说道：“金兵已去了。”早有许多逃难的百姓，你说不见了妻，我说不见了子，都纷纷到寺中来找寻。细珠见了，就要劝云娘出寺来回家去。云娘正要起身，只见泰定儿也找寻将来。大家相见，问明兵果退去，方才欢欢喜喜，商量同回家去。只因这一同回家去，有分教：

惊飞鸟鹊方才定，暗伏豺狼又逞凶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

诗曰：

浮沍聚散岂为期，零乱花魂风雨吹。
绣枕余香春梦影，檀槽流韵断肠词。
难将白雪留苏小，谁借黄金铸牧之？
我亦多情题恨谱，倾城何必恨蛾眉。

话说楚去娘在普福寺躲兵，幸得平安躲过，只见泰定来找着了，大家欢欢喜喜，便算计还家。仍叫细珠抱着四岁慧哥进城来。到得城中一看，好不惊恐，只见：

城门烧毁，垛口推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尸骸，几处处朱门成瓦砾。三街六巷，不见亲戚故旧往来；十室九空，哪有鸡犬人烟灯火。庭堂倒，围屏何在？寝房烧，床榻无存。后园花下见人头，厨房灶前堆马粪。

楚云娘一路走来，四下观看，见人家房屋东坎西毁，道旁死尸半掩半露，甚是伤心。到了自家门首，全不认得——大门烧了，直至厅前，厦檐塌了，剩下些破椅折桌，俱是烧去半截。走到仪门里，上房门外，虽没烧坏，门窗已尽行拆去；厨房前马粪满地。云娘又惊又恸，正待放声大哭，却好作怪，只见一个老妈妈从她五娘红绣鞋院子里走出来，蓬头垢面，身上又无布裙，倒把云娘唬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老妈妈也不答应是谁，先呜呜的哭了起来。云娘上前细看，才认的是银纽丝的旧人老马。她一向知南宫吉家富，虽说遭变，未免还有些遗存，故日日来搜寻，不想今日云娘回家。老马因叫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哪里躲来？叫我寻了好几日，哪里没寻到！”又看着慧哥道：“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。人家好儿好女，也不知拆散了多少，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没伤了天理。”说着，就去细珠怀里接过慧哥来抱。那慧哥饥了半日，哭着要饭吃。一时锅灶俱无，哪里讨米去。老马从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饅饅来递与慧哥，才不哭了。因对云娘说道：“这还是兵来时我带的干粮，没吃了——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饭吃，才剩了这个。”

一面说着话，云娘走得乏了，就叫老马同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问说人家谁亡谁存的信，好不可怜。老马又说：“我在养济院里，亲眼见楚大舅被兵杀了。”云娘听知，又哭了一场。老马又说：“还亏大营催得紧，只在城中驻扎得三日营，没大搜寻。这些烧毁的，都是兵去了，城里土贼放的火，好抢财物。后来又听得金兵说，破了东

京，还要回来在临清驻扎，恐怕这里也还躲不过。”只这一句话，早吓得云娘又面如土色，忙和泰定商议道：“这破宅如何宿得？倒不如还往城外买的刘千户家庄上去，如今全福现住那里看破草房。且住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议。”泰定道：“娘这也说得是，要去就去。”云娘因对着老马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无儿无女，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，肯看往常，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。”老马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哪里话，受你老人家的恩多哩！我的两间屋也是烧了，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，那里一宿。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，就有什么东西带不了的，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。”一行说着，大家走出城来。

那时，日已半西。秋天渐短，及走到庄上，日已落山。全福和他媳妇子听见云娘到了，慌忙接进屋里坐下。云娘看见三间草屋，偏安着单扇门，当门一条土炕支锅；倒锁着两间，内里柴草堆满。细珠在窗外一张，见有许多大包袱，俱藏在草堆里，乱蓬蓬放着，也不言语。云娘见天色晚了，又没灯油，大家忍饥安歇，只落得一条布被。亏了泰定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乱做些稀粥，云娘、慧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。细珠和老马在炕前打铺，泰定、全福俱在隔壁寻宿。

原来这全福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，后来南官吉死了，见全寿盗财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寻事，终日吵闹，把当铺邓三家衣裳偷了，被云娘逐出，在庄上居住。今见云娘失势，来此逃荒，就生了不良之心，要乘机劫她的财物，奈云娘空身，并无包裹，未知身边有无，不敢动手。他那屋里包裹，俱是乘着兵乱，先到南官吉家，把云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；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，只不见金银，此心不死。这夜和泰定睡在隔壁，用话试探，说道：“这武城县住不得了。当初过世的老头儿积成个大过活，如今便宜外人去了，撇下这寡妇孤儿，咱们领着东奔西躲，一个盘费也没了。难道这些家私，地上的没了，地下的也没有？你我还立个主意，和这寡妇说个明白，拿出来防身，救她母子性命。她寡妇家不知好歹，一时间金兵回来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里也是瞎账。”这泰定是个好人，也就信了。明日，使细珠把这些话和云娘说了。云娘欲待不听，如今这个身子，又无亲戚兄弟随着她们逃躲，就不取出银子来，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？次日天明，就叫泰定、全福跟随着，和细珠进城来，只留下老马看守慧哥。

同行到城，已是巳牌时候。全福先寻了一把锹、一把斧、一个大皮箱，带在身边。到了宅中，在上房床后楼梯下，找那埋的衣服首饰，已被人尽情掘去，剩两个大坑。云娘只叫得苦。全福在旁冷笑。又走到玳瑁轩东山洞边，掘起太湖石，下埋着一个瓷坛，上盖铁犁一面，内藏着赤煦煦黄烘烘白灿灿好妙东西。云娘取出，约有一千余金，因说道：“这些东西还是你爹与胡喜讲公事的，就便埋在此处，且取出来度命。”喜得全福、泰定手忙足乱，将一半放在匣内，用被包了，盛不尽的，二人解下腰间搭包，装起停当，先拿了出城去等。云娘与细珠也到佛堂里铜佛座下，取出一串胡珠——一百单八颗，是南官吉得的柳君实家的。这两项俱是不义之财，只道取出来度日，谁知取出来是报应作祸，此时谁人得知。云娘将胡珠悄悄缝入贴身衣内，慢慢出宅，同细珠寻旧路回庄。及至到了庄上，天色晚了，老马抱慧哥接进屋去不提。

却说泰定、金福得了金银，忙忙奔出城来。全福在路上就和泰定商议道：“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。不然她拿这些东

西，敢自家过活不成？遇着那没良心的，连母子性命也还不保，这财帛也是别人的。”泰定听了，只不答应，又走了一二里，全福就站在路旁小解，树下歇息。泰定见全福背着被包的匣子住下了，也就不走。只见后面一个人，大踏步赶将来，叫声：“老全，你走得好快，等等我，同走一步也好。”泰定二人回头看时，认得是提刑衙门里弓兵李小溪，大家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好惊恐，你在哪里躲来？”泰定笑道：“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见了。”李小溪见二人走得慌，又背着个匣子，破被包着，只疑是城里抢的物件，因问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？”泰定答道：“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件，拾将来使用。乱后土贼抢了几次，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，还有甚好东西！”说着话，走了一里多路。李小溪在西村分路，全福赶上，路旁附耳说了许久话。李小溪笑嘻嘻地去了，这二人才回庄上来。全福推走不动，坐一会才走一会，到了庄上，天已昏黑。

云娘见二人不到，正在纳闷；二人到了，方才放心。全福要将匣子放在间壁，泰定不肯，只得放在床下，用些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，再作商议。二人腰间的，约有二百余金，云娘便不叫他取出，只说：“你们带的东西，原各人带着罢，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。看过世老爹恩养一场，只撇下这点骨血，也只在恁各人心上罢了。”说着，不觉恹恹泪下。那老马也来说些好话。是夜晚景，买些灯油，全福媳妇杀鸡煮饭，大家吃了一饱。全福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，把泰定哄个大醉，大家睡去。正是：

费尽机谋百种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寻。

东邻失物西邻得，江上私般海上沉。

暗室可能辞绝色，道旁谁肯返遗金。

由来鸡肋难充饱，割肉填还苦更深。

却说全福用烧酒哄醉泰定，约有一更时候，自家爬起来，取了一杆朴刀在手，悄悄去西村访李小溪说话。那李小溪原是路旁先约就的，知道全福要来，先沽下二斤烧酒，点着灯守他。忽听狗叫，小溪迎出门来，把全福邀在东边一间小屋炕上坐下，叫浑家筛起酒来。全福说：“且休吃酒。”就把这楚云娘取出金银之事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且是送上门的一股横财，取之甚易，不可失了机会。”原来，李小溪是积年在衙门里的蠢贼，近因乱后，也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，一闻此言，如何不喜？跳起来和全福说道：“这宗财有两样取法，有善取，有恶取，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。”全福问道：“怎么是善取，是恶取？”李小溪道：“若要恶取，如今趁着大乱，没有王法，传将咱的十弟兄来，明火持杖，打开门，把楚云娘、泰定杀了，把细珠卖了，财作众人平分，你我多得一半。南宮吉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，没有什么亲族，日后说着是大乱，被土贼杀了，不知几时才有王法，哪个来告状？这是恶取。只是用的人多，也要多分些去。莫若善取更妙，趁着三四更天，黑地里又无月色，我叫我儿子李大汉同你我三人，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，一声喊起，大家齐说有贼，那泰定是胆小后生，和云娘一家要跑走逃命；放条路着他走了，后面吆喝着赶杀，只丢两块石头，吓得他走头没命，哪个敢回来！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下，日后只说有贼劫去，连你还做个好人，下次好相见。我和你三七分，情愿让你一半。你说此计何如？善取其财，还不伤天理，岂不是两全之美！”全福听了，喜欢得当不得，因跳起来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！今晚有三更了，就该早去，怕天明有人，行走不便。这些东西，连我的几

个衣包，俱寄在你家罢，好搪人的眼目，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。”商量已定，即时叫大儿子李大汉出来——也有三十来岁一条壮汉，专以赌博剪缙为生，也是一路的人——各拿口朴刀，将烧酒筛热，吃了几大碗，助胆而行。

来到刘家庄上，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起，跳过墙去，烧起后边屋檐来，全福大叫“有贼”。唬得泰定爬起，百忙里穿不上裤子，赤着脚叫：“细珠开门，快往外跑！”这几个妇女，哪个是有胆的。云娘只吓得乱颤，先抱起慧哥来。泰定、细珠搀着云娘，往外黑影里不顾高低，一步一跌，只往无火处乱走。只听一片声喊，说：“休叫走了，赶上拿人！”唬得楚云娘、细珠、老马各不相顾，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。只听得石块乱打将来，云娘抱着慧哥，黑暗地里哪里藏躲得及，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，把慧哥的头打破，大叫一声，早没气了。云娘也顾不得该儿死活，抱着走过庄外河崖林子里，伏成一堆，用袖子将慧哥口挡得严严的，哪敢放他啼哭。直等到五更时候，庄上狗还乱吠，火也不明了，人也不喊了。

天色渐明，泰定扶着云娘，不敢回庄，可往哪里去？正在惊慌间，那全福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，俱付与李小溪父子挑去，却来找寻云娘。知在河边林里，远远放声哭将来，大叫：“天杀我了！”一步一声，走到云娘跟前，跪倒在地，大哭道：“连我的包袱衣裳、几年挣的过活，都被抢去了。”说毕又哭。连泰定也信了。云娘抱起慧哥一看，额角上已打伤，急忙用棉花塞好，抱着复回庄来。一间草屋已烧了半间；收拾的房里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堆乱草。云娘不觉放声大哭，老马劝个不住。“待要寻个无常，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，往前日子怎么样过！”正说着话，全福媳妇来，哭一会儿，吵一会儿，说是带了银子来，连累她家穷了，也要搬了，不在这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破屋，倒像还有银子一般。一面说着，一面全福就去揭锅，收拾破盆木杓、粗碗草席，做了一担挑起来，辞了云娘，和他媳妇竟扬长去了。

云娘寻思：今夜就没处安身，哪里去好？倒是老马道：“我想起一条路来，你该去寻他，且住些时，听听乱信，再作计较。”正是：荣华趋奉人人有，患难扶持个个无。此一去有分数：

云娘再走风尘，历尽东南西北苦；
分开母子，遍尝兵火雪霜贫。

不知老马说哪里去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

诗曰：

参破虚空事事禅，多藏厚利亦徒然。
慳贪徒积生前债，施济聊酬此世缘。
摩什自能成宝刹，如来原不受金砖。
尘根欲断先求舍，净洗泥涂种白莲。

话说楚云娘因庄上被劫，不敢久住，又无亲戚相投，正自悲哀，忽老马说：“你老人家还记得观音院岑姑子么？她在城里与地藏庵王姑子告了状，因出城来，在这村东里，又起了个准提殿，好不兴旺。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，我还随喜了一回。离这庄上不上五里路，咱今寻她，且住这一宿。她女僧家，你是个旧檀越，有不留的？就有些乱信，咱一个女道家，也好藏躲。”云娘听说点头，泰定也说：“那里去的是。”即时细珠抱着慧哥，老马、泰定领路。不一时，望见庵门，是一座小桥，枕着流水，在大路旁边；一带深林进去，甚是幽僻。但见：

清清佛舍，小小僧房，数株古柏当门，几树乔松架屋。小桥流水绕柴扉，时间香气；野岸疏林飞水鹭，遥见旌扬。掩门月下，须防夜半老僧敲；补衲灯前，时共池边双鸟宿。

一行说话，早到庵前，只见一个小狗儿汪汪吠进去了。庵门紧闭，众人走困，且在檐石坐歇。

却说岑姑子因那年为她寺里引奸起衅，犯了人命，当官一拶，失了体面，城里庵子就不住了，躲了些时。后来众施主与道奶奶们，因这村里有个旧准提庵，日久招不住人，来的和尚都不学好，就请岑姑子来往。她安禅讲经刻像做道场，引得乡下一班邪教妇女来听宣卷，都拜徒弟。不消一年，就盖了三间方丈、三间韦驮殿。终日送油送米的，好不热闹。近因兵乱，躲了几日回来。因此终日关门，同徒弟幻音、幻像三时功课。那日听得狗叫，使幻音开门去看。看见云娘众人坐在门前，原是认得的，忙道：“快请奶奶进去。”好不殷勤。

云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萨，幻音敲得磬响。岑姑子忙整衣而出，只说来的官客，一见云娘，不觉满面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样荒乱，你从哪里来？我就各处施主家，一个信也问不出来。”因看着慧哥道：“哥儿长成了。这几年不到宅里

来，珠姐成家几时了？”即时烧水，请云娘沐浴，拿几件布衫，替云娘换换底衣。忙得幻音，幻像做饭不迭。此时已近午，先在方丈里留吃茶，糕饼素果，八盘碟子，喜得慧哥取了枣子在手只是吃，全不眠生。云娘看了笑道：“你还认得岑师父？改日舍在庵里罢，也省得带累我拖来曳去。”不一时又拿上米饭来，又是油饼，莫说素菜齐整，就是四碟小菜，也时新可口。吃完饭，苦茶嗽了口。那泰定、细珠、老马，都在厨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饼去了。云娘见她这等诚敬，也是穷途容易见德，十分感激，心中转痛切一番。饭罢天晚，岑姑子把自己禅房请云娘安歇。别有一间净房，禅床、经卷、香炉，挂着一幅达摩渡江图，是她的客座，在此宣卷，因同幻像炕上睡去不提。前人有诗一首，说这患难相逢、人情冷暖光景，道是：

芜萎麦饭君臣重，漂母怜饥国士生。

若使德终无倦色，何人不感道旁情。

却说岑姑子恭敬云娘，也只说她旧家豪富，虽南宮吉死了数年，还有家事，哪知乱后家破身孤被盜，一贫如洗，来投她庵里安身。老鸛打牙，倒先扯了仙鶴一条腿，好好一个庵观，添上了男女四五口。一住五六日，见云娘不动身，就寻出法儿来，使幻音探细珠口气道：“这庵因新造，没钱粮。如今才盖的三间殿，这韦驮还没贴金；接引佛檀香雕的，才有身子，也还没贴金；又少安的佛心五脏，须要金子、珍珠、琥珀、玕璃八宝攒成，用五色丝线系在佛的肚内，才完功果。少也得三四百两银子，哪里去化？如你奶奶这等大檀越，才完得善事。慧哥长大了，也该舍些，替老人家念保命寿生经，随他兵荒马乱，自有伽蓝保护，再不遭劫数的。”细珠听说，不合把云娘避乱出城，家中衣服物件被人劫得一空：“有些金银，前夜遭贼劫个罄净，险些不把哥儿头打破了，如今扎着绢子还没好，连被子也没一条哩。”那幻音和岑姑子说了，才知道云娘是富室的贫婆，失家的寡妇，只有一日穷似一日的了，哪有重新日子？就礼貌渐疏，茶饭懒供，每日只着细珠在大家的锅边，盛些稀粥薄汤，不过是一碗盐菜豆腐，后来几日，连饼也没了。岑姑子假骂徒弟、骂火头，又把小锅揭去，小屋做饭，总不与云娘交言，把脸扬着，一个笑面也没有。

云娘情知没甚布施，久住无光。那日随着念佛晚香，睡到三更时分，合眼朦胧，只见一个穿白衣的老嫗，合掌问云娘化她那一百单八颗胡珠。云娘寻思一会儿，本待要舍，因家业全无，还要与慧哥日后成人长大度日营家，如何舍得？正在迟疑，只见那一百单八颗明珠，忽化成一百单八颗首级，俱像南宮吉生前面目，鲜血淋漓，满地乱滚，吓得云娘大叫一声而醒。原来却是一梦。因叫起细珠来，诉说一遍。天还未明，姑子们早起来敲磬念佛。也是云娘素有善根，把一串胡珠从衣底拆下，亲到佛前，拈香顶礼，就挂在准提菩萨右手指上，以助造佛之费。那岑姑子见云娘舍了一串胡珠，约值五百余金，满脸赔笑，问讯了云娘，就请去吃斋，又比前加倍丰盛，不消细说。一炷香消，即将那珠子收入柜里去了。云娘以此又得安身。

将及一月，老马回家去了，泰定又去访楚大舅家的信息——只有楚大姊和二舅寄在远村穷亲家住，没有衣服，出不得门。那时正逢十月，下元之期，先一日挂起幡来，做解厄道场，晚上放施食，请了邻近几个尼姑堂上开经打法器。也有村里送盆头米的，拖男抱女，忙乱到晚。云娘藏在屋里，不好出来。

到了十五日，黄昏时候，有三个女僧——一个胖大黑粗，约有三十余岁；一个面黄身细，四十多岁；一个不上二十五六岁，紫膛面皮，像新出家的，还是双小小脚儿，穿着僧鞋——挑着经单、蒲团、禅钵，也来随喜投宿。幻音看见认得，欢天喜地报与师父，先接衣钵进去。两下相见，问讯了，就在经房安歇。云娘也不知是哪庵里的女僧，不好问她。是夜道场已毕，众尼僧散去，只留下后来的三个尼僧，与岑姑子经堂里宿。一住三日，只见那小姑姑和那四十多岁的出来走动；那个黑胖粗大姑子不见出头，只在法炕上蒙着被，面壁朝里面卧，说是有病，也不见她要汤水吃。

一日，也是合当有事，细珠日常只在后院毛厕上小便，那一日五更，起来得早了些，见开了菜园门，一直走去。有两间盛柴炭的屋，紧闭着门，一个小窗户，土坯堆了半截，露出一个眼儿来。细珠正待在窗下撒尿，还没解下中衣，忽听得屋里摇得乒乒乓乓的声响，不住地乱动，吓了一跳。又听得一片淫声浪语，一似人交媾一般。忙起来悄悄向窗眼里一瞧，原来是岑姑子与那个黑胖尼姑，干那男女交媾之事。恐怕里边看见，忙闪开窃听。只听见一个道：“负心的贼秃驴，你因何事这半年不来看看老娘？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忘了我也。你且说，那小姑子是你哪里弄来的？”那一个道：“我的娘，我哪一时不想着你？好容易上得你这门？不知有多少睁眼的看哩！今听得你做道场，才寻出这个法儿来。这小姑子，也是我的俗徒弟，相处得久了，她丈夫遭乱，被兵杀了，才跟了我出家。那黄脸的是她师父，是个知趣的。”说着又声响声来。细珠恐怕开门看见，两步做一步，气呼呼奔到角门首，正见幻音念完了功课，也到后园里来，撞个满怀。问细珠道：“这早早的你起来做什么？”细珠道：“我小解去来。”就不言语，一直往后园里去了。细珠明知是去寻那假尼姑，就躲在厨下看她。又住一会，岑姑子方走来，只见气喘汗流，唇红唾润，腮边添些春色，如酒醉相似。曾有禅房淫诗一首道：

莫道禅房非洞房，空空色色不相妨。
散花正借摩登女，行雨来寻极乐方。
脂粉满檀同气味，袈裟舞袖共郎当。
传经生个鸠摩什，同上西天拜法王。

细珠坐在厨房门首，足有两个时辰，幻音才出园来；把园门锁上，趺到厨边取水净了手，眉黄颊赤，十分爽快。各自去上灶不提。

到了夜间，细珠悄悄和云娘细说一遍，云娘才知这尼僧是佛门中的色鬼，女流中的强盗，因思：这和尚住久了，知我是个寡妇，和姑子们来算计我，我又不肯声扬，弄出事来可不丢丑？想了一夜：久住在此也不是常法，不如再寻别路。次日早起来，因辞岑姑子道：“我要同泰定上城里去看看。”那岑姑子不知其意，忙说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天渐渐冷了，你到哪里去？这几日佛事忙，想是我待你不周，你老人家计较起来？常言‘熟不讲礼’，咱与你是一家，突然地这样去了，也使人笑话。”云娘道：“哪有这话。打搅得岑姑还少哩？因他大妗子有信来，替他大舅出殡，我城里去问问老马；宅子里破被破瓮的，胡乱换几个钱来，好做冬衣穿，你这些人有一尺布哩？”说毕，叫细珠抱着慧哥，带了泰定，往外就走。岑姑子见留不住，也爱没人，好放心与和尚行事，便说道：“既有事要去，过几日，我再使幻音来接奶奶罢。”遂一面送出

庵来，千恩万谢作别，关上庵门去了。云娘上路，自入城找寻楚大妗子信息。正是：

孤身一似无巢燕，又绕空梁别处飞。

云娘此去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祸机深财未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

诗曰：

反复人心总似棋，劝君切莫占便宜。
鱼因贪饵遭钩系，鸟为衔虫被网罟。
利伏刀旁多寓杀，钱埋戈侧定逢危。
古人造字还垂诫，剖腹藏珠世不知。

话说楚云娘辞了岑尼回城，只说与楚大舅送殡去了，且按下不提。却说这家人全福，与小溪合谋，假装强盗，夜间将云娘金银劫去。全福因要脱身，遂将自己先掘云娘埋下的包袱、皮箱等件，俱交付李小溪父子，连夜挑去西村家里藏下。全福夫妇反过来装神做鬼，哭一回，叫一回，辞了云娘，竟搬在李小溪家间壁，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银，还不肯给他一半。寻思着：这些个皮箱，封锁的是云娘自己的首饰衣服、金簪钗环，珠冠也有三四顶，连银纽丝、红绣鞋撇下的物件，俱在箱子里，少说也值五七百银子。那包袱里南宫吉的官衣、杯盘、尺头 and 那貂鼠披风两三件。好多东西，慢慢地一件件取出，向当铺里典些银子，和李小溪合伙，却不是一个现成的财主！心里想着，口里念着，老婆商议着，甚是快活。况且新租的是三间草屋，一口厨房，小小的一个院子，还有一口井，好不方便。

过了三日，老婆说：“咱那包袱，趁今黑夜拿了过来罢。怕李小溪家妇女留了咱的针头线脑，相厚间不好说，怕伤了和气。”全福说：“你不知，李小溪原是咱老爹衙门里人，极是义气的。我照顾了他这一场富贵，他就十分昧心，敢做出这样事来”还要商议做伙计开店，要拜交。你要得紧了，着他说咱小器，倒看低了咱。”老婆听了，便一声也不言语。正是：

鼠狐同住原非伴，鹬蚌相持又有人。
漫道我谋偏巧妙，谁知他算更精神。

却说李小溪那夜得了这注大财，喜之不尽，路上和儿子李大汉商议道：“这宗财真是天送上门来，又不费手脚，又不露眼目！”到家有五更天气，悄悄叫开门。后园有个埋胡萝卜的地窖，使上些草，把金子连匣盛着，用土埋好。又取出两个大瓷瓮，把包袱、皮箱内首饰，弄得乱腾腾倒了两缸：俱是明晃晃珠子、金钗、金首饰、貂袄蟒缎，全家喜之不胜。

李小溪的老婆道：“你和全二叔两个做的，难道不分些给他，咱就藏起来？还该留些给他，省得费嘴，伤了和气。”李大汉道：“好容易的财帛到了咱手里，再分给别人？犯了官，各人的贼名，谁替咱爷儿们不成！”商议了许久，李小溪因留下一个包袱，是南官吉冬夏的官衣：一套是天蓝云缎员领，摺着虎补，绿缎衬衣；一套是怀素纱员领，没有补子，月白纱衬衣；又是一件织的玉色缎子飞鱼披风，原是胡太监送的；又是几件旧踏脚豆黄色女衫、紫丝绸衣衫、对襟银红绫比甲、新旧两件白绫花裙、两个首帕、一对金裹头簪子、两只银挖儿——也重三钱多。还要拿几件，李大汉拦住道：“够了，各人家的财帛，难道是全福血汗里挣的？和谁的伙计，凭契取的银子？有谁是证见交付与俺的？敢和谁说？他不过是南官吉家一个毛奴才，主子赶出来又领了外人，劫了他家主母的财物，他还敢声扬出来？先犯了一个大罪名，才扳的别人！依着我，这几件衣裳给他，还是便宜了他。他好说便罢，略敢有些闲言闲语，先打他个下马威。这乱世里，哄到没人处，给他个绝后计，他一个穷老婆，还不知她汉子怎么死哩！”几句话，倒把李小溪点出杀人心，说动贪财胆。各自计较，藏在心里不提。

那一日，李小溪见全福新搬在紧邻，因在城里买些肝肺板肠，与一大块牛肉、二斤烧酒，杀了只鸡，替全福暖锅。请到小屋炕上坐下，安了一张低桌，两人上炕，李大汉往来斟酒，接进菜肴来摆下，也就来炕沿上坐下。大家把门关了商议。李小溪先说道：“这银子还好零使，只金子不敢这里卖，不是临清，就上东京去。这三百两金子，少也要七八换，值二三千银子。制下货来，咱就在临清开了青布店；咱兄弟二人，一个上南制货，一个在店开张，不消两年，连本三合。这布货是算得出的，又零星，又没有剩货。”全福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因接说道：“这布行生意好多哩！南官吉家起手就是生药铺和布行得利。这临清地方，三行生意，唯布行是上等。不拘有几千几万布来，不消几日就发脱了。都是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，凑来总收，各边关上去卖，还挣钱哩。”说到快活处，烧酒一饮而尽。全福便道：“这几日，弄得一个钱也没有，天又冷了，还待要买几匹布穿。不知那包袱里有穿的衣服没有，待取出来看看。”李小溪听了，只管吃酒，也不答应。

李大汉又斟上一杯，全福又说道：“那包袱里还有一包散碎银子，是那日匣子没盛了的，咱取出来采下些米粮，过了年，咱兄弟们好出门做生意。把金子卖了，就不愁穷了。”李小溪听了，又不答应。这全福闷上心来，也有几分着急。

李大汉又来斟酒，全福一手接住盅子道：“酒不吃了，倒是这黑夜里没人看见，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取出看看，大家记个明白。哥还收着，我那窄房窄屋的，也没处盛它。只这包袱里有旧衣旧裳，拿出几件来穿罢，恁弟媳妇还没有棉袄哩。”李小溪见逼得急了，装作几分醉，把眼也斜看着道：“你这话通不在行！这个东西，可是一时间就拿得出来的？那一黑夜，挑到这里，我通走得力气也没了，倒亏他一个，压压背背得担将来。小人小家，有个人来，哪里去躲藏？惹出事来不是要的。各人担着个死罪在身上，你还救不得我哩！”指着李大汉道：“亏了他，黑夜里挖了个五尺多深的窖子，一顿埋了。苍蝇蚊子，敢衔你的一个米粒去不成！我看你忙忙的，只怕人昧了你的。岂有此理！人也要有良心，终不成咱两个就不做伙计了？依着我，明日请个香纸来，咱弟兄两个先明一明心，村里关王庙设了誓。从今后，你我比亲兄弟一样，如有负心的，不得好报！到明日把门关了，只推不在家，咱两个取开窖